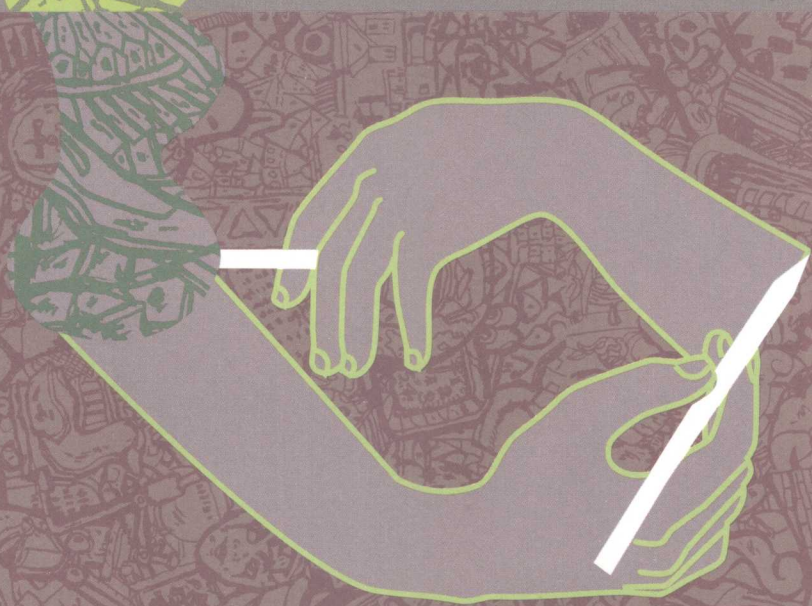


灰故事

阿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灰故事

阿乙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故事/阿乙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8
ISBN 978-7-5426-2854-1

I. 灰… II. 阿…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281 号

灰故事

著 者 / 阿 乙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任凌云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1

ISBN 978-7-5426-2854-1/I · 385

定价:25.00 元

目 录

1. 极端年月	1
2. 1983 年	86
3. 狐仙	96
4. 黄昏我们吃红薯	110
5. 一件没有侦破的案子	118
6. 在流放地	124
7. 敌敌畏	132
8. 国际影响	139
9. 五百万汉字	145
10. 拉小提琴的大人	156
11. 男女关系	169
12. 春天	177
13. 阿迪达斯	190
14. 黑夜	200
15. 3 到 10 秒	208
16. 自杀之旅	216
17. 1988 年和一辆雄狮摩托	227

18. 小卖部大侠	241
19. 蝴蝶效应巨著	247
20. 八千里路云和月	252
21. 再味	260
22. 明朝和 21 世纪	270
23. 赵十六爷的葬礼照常进行	278
24. 50%	297
25. 面子	307
26. 一个乡村作家的死	314
27. 证件	317
28. 粮食问题	327
29. 都是因为下了雨	333
30. 下午出现的魔鬼	339
31. 世界	344

1. 极端年月

壹

1998年2月14日下午

天空浩渺,一只鸟儿忽然飞高,我感觉自己在坠落,便低下头。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

以前也见过尸体,比如刺死的,胸口留平整的创口,好让灵魂跑出来;又比如喝药的,也只是嘴唇黑掉一点。但现在我似乎明白肉身应有的真相:他的左手还在,胸部以下却被炸飞,心脏、血管、肉脂、骨节犬牙交错地摆放在一个横截面里。这样的撕裂,大约只有两匹种马往两个方向拉,才拉得出来吧。

五米外,躺着 he 烧焦的右手;八米外,是不清不楚的肠腹,和还好的下身;更远的桥上,则到处散落着别人的人体组织和衣服碎片,血糊糊,黏糊糊。桥中间的电车和出租车,像两只烧黑的鱼,趴在那里,起先有

些烟，现在没了。

上午我往桥上赶时，已看到小跑而回的群众在呕吐，现在风吹过来，我还是撑持不住，我抱头蹲在地上，可是又觉得那尸体自行坐了起来，在研究自己可怕的构造。我猛然看了一眼，他还是面目模糊，一动不动地躺着，我便被这孤独弄得可怜起来，便拨媛媛的电话，对她说：我爱你。

媛媛说：你说些什么啊？

我说：我要保护你一生一世。

媛媛说：你没事吧？没事的话我挂了。

我真想拉她衣领，告诉她，我庄重地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今天情人节，而是因为一颗很小的炸弹，像撕叠纸，撕了很多。很多人，虎背熊腰的，侏儒的，天仙的，丑八怪的，说没就没了，说吃不上晚饭就吃不上晚饭了。

可是等找到合适的词，电话却响起嘟嘟的声音。

我撕破喉咙，大喊“操你妈”，天空轻易地把声音收走。我又将手机砸向石块，那东西只跳了一下，便找个草丛安静待着了。我慢慢靠上树，跌落到树根，坐成一尊冷性的雕像。不久，媛媛的电话打过来，我又知这雕像其实埋着汹涌的水。媛媛一说“对不起”，我的泪水便冲出眼窝，汨汨有声。

我说：我只是想见到你。

媛媛忽然明白了，带着饭盒就往这片距大桥 27 米的树林赶。她气喘吁吁的身影越变越大，我挣扎起来，展开双臂，摇摇晃晃迎接她，抱她。她的胸脯踏踏实实地顶上我的胸脯，我便像走近篝火，身体生起一层层的暖来。

用调羹捞完铝盒里最后一口饭后，我静静看着发怔的媛媛，说：我吃饱了。

媛媛的口里冒出蚊子般的声音：我背叛你了。

我说：你说大声点。

媛媛摇着头说：对不起。

我慢慢走过去，抱紧她，箍紧她，箍得两人都不再抽搐了。

后来，阳具热了起来，我去翻她毛衣，可媛媛泪眼婆娑地拦着。媛媛说：说你原谅我。

我说：孩子，我原谅你。

然后将毛衣拉下来，却忽见她的上身跟着一起血淋淋地拉了下来。我突然醒过来。眼前哪里有电话，哪里有媛媛，眼前只有肥肿的下午一层一层浮着。

1998年2月14日傍晚

远天变成硫磺色时，一个白衣老头一截一截变大，走向这里。我想这就是要等的北京专家，便舞着手迎上去。我想告诉他，远地儿没尸体了，我们一起回去吧，可他却像个收破烂的，走走停停，拿着枝条在地上辛苦地拨来拨去。

我赶到他面前，敬了个礼。

老头抬起吊睛白额大头，说：会阴很好，臀部也不错。

我忽然闻到此人嘴里喷出的马粪味，心间晃当一下，下起暖烘烘的雨来，可是老头又撂下我，在一边蹲下了。他戴好手套捡起那只烧焦的右手，眯眼看了很久，又小心放下。

看到那个躺着的上半身后，老头用枝条指着它说：你看，胸部以下没了，是什么情况？

我说：距离炸弹应该很近。

老头说：不，是炸药，你没闻到硝铵的味道吗？你能形容这一路的尸体吗？

我说：都是血肉模糊。可能有的伤重点，有的伤轻点。

老头说：你长长脑子。车边是不是有两具整尸？他们衣服是不是还在身上？上边是不是还有很多麻点？

我说：是，是。

老头说：说明什么呢？

见我无反应，老头又说：说明不是炸死的，是被冲击波活活冲死的。你想，人飞出来，先和车窗户有接触，出来后又和地面有接触，铁人也报废了。但是他们顶多是个炸裂伤，不像面前这具，明显是炸碎伤。炸碎了，就说明他待在爆炸中心。你看他右手飞了，说明什么呢？你说说看。

我说：他身体右边靠近炸药。

老头说：准确说，是他用右手点着了炸药。

老头又说：他的会阴和臀部保存得不错，又说明什么呢？

我想到会阴和臀部对位，很难同时完好，支吾起来。

老头点着我的太阳穴，说：都给你指得这么明。他是蹲着点的。蹲着，火药就踢不到屁股和鸡巴了。

老头又说：在离电车西南方向 30 米处，我们找到另一具胸腹缺损的尸体，他是两只手都炸飞了。你说因为什么？

我说：可能两只手抱着炸药。

老头说：总算对了。你看着，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画出电车爆炸前的样子了。左边多少位置，右边多少位置，坐什么年纪、什么身高的人，坐哪里，什么坐姿，我相信都可以画出来了。司机的位置在这里，毋庸置疑。我听说司机受伤不大，这就说明他距离炸点偏远，这样我们可以判定，爆炸点在后车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找到两具胸部以下缺损的尸体，而且分别被抛到西南和东北方向的最远处，这说明是他们引爆了炸药。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待在一起，一个面向司机坐着，双手抱炸药，一个背对司机蹲着，点它。至于其他人，复位也容易，损伤重的靠炸药近，损伤轻的靠炸药远，右边受伤说明右边靠着炸药，左边受伤说明左边靠着炸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几具特点鲜明的尸体请上车了。我感觉那个背部一塌糊涂的男子，当时在歪着身子亲别人，因为距他不远的一具尸体正襟危坐，只是炸掉了手臂。我感觉还有一个小偷，他的手被破损的皮革缠着，像是要抓什么东西，却什么也没有，我估计是钱，钱烧掉了。我还听说售票员没事，但是面部一片漆黑，我估计她当时应该发现了情况，想过去看，结果刚抬脚，炸药炸了。

老头说到梗阻处，忽见我仍是汗如雨下，便没意思地丢下树枝，说：可以收了。

我郑重其事地戴上橡胶手套，把尸块和物品小心翼翼捡进塑料袋，又塞进编织袋，试图挽回一点好感，可是腰一次次折下，便没气力了。我想歇息下，又不敢，只是默念，事情总会结束的，结束了就回家拉媛媛的手，鞋也不脱，睡死过去。

收拾停当后，我挺了好几下腰，寻思老头会和我一起抬编织袋，可他却傲慢地丢下一个眼神，然后打着手电，跟着一晃一晃的光芒，走前头了。我把编织袋扛上肩膀后，抬头看了眼大桥。那里，一个个人在

忽明忽暗的警灯照耀下，像是尸体一具具站起来，像是收割完庄稼，相约回家，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

像是要抛下我。

1998年2月14日晚

下车后，我看见刑侦大队操场好像个屠宰场，堆满大大小小的编织袋，副大队长是算账师爷，在昏灯下点数。不一会儿，他扔掉账本，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两只手捉住老头一只手，握起来。

我拉开车后厢，拉出尸袋，小心听着他们聊天。副大队长说数出了202袋，窘死人，吓死人，老头说没什么没什么。我怕老头接着说，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弱智的警察。

卸好尸袋后，我过去和副大队长汇报，副大队长只唔了一声，我便要像个屁飞走，却不料又被他伸手拉住。副大队长说，你带首长去洗澡。我好似驴儿跋涉归来，背上忽又被重物压着了，脸儿苦起来。

澡堂里，水柱砸向马赛克砖，如泣如诉，我拿毛巾狠狠搓洗身体，好似血污永远搓洗不完。未几，我看到老头走向更衣处，在那里用干毛巾搓隆起的腹部和灰茫茫的阴部，像搓一只伤痕累累的皮球。我把头伸进水柱，想你老快点走啊。

可是老头却坐在那里抽烟。眼见抽完，又接上一根。

我穿好衣服后，老头说：走，一起吃饭。

我说：我还是不去吧，我去不合适。

老头呵斥道：让你去，你就去。

我是在那时知道绑架一词的，好似刚和莫斯科的情人度过第一个

甜蜜的夜晚，便被差役架着往西伯利亚走了。我每往酒店走一步，便觉媛媛身体往水里没一截，走到门口，亮如白昼的灯光扑来，我咯噔一下，看到媛媛彻底沉入水中。湖面寂静，世界寂静了，无数亲热讨好的“你好你好”声却纷至沓来。

进包厢后，副市长起立鼓掌，隆重介绍：这位就是张其翼张老，公安部首批特聘的四大刑侦专家之一。大家欢迎。

老头也不谦让，落座于上位，然后展目四顾，见桌上好似开了个蔬菜园，百合、土豆、苦瓜、茄子、青菜、玉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便冷笑道：你们做西红柿鸡蛋汤是不是连鸡蛋也舍不得下？

副大队长鞠躬道：主要是怕空气不好。

张老说：空气不好算什么，空气不好也要吃饭啊。

副市长忙拍巴掌，把服务员喊来，说：有什么风味特产，尽管上。

又对张老说：我们地方小，不懂规矩，张老不要怪罪。

张老说：不怪。就来三瓶二锅头，一盘红烧肉，一盘腔骨，一碗猪肘子。小妹，速去。

我忽然像被杀了一刀。世上拖人事莫过酒，敬而必还，还而又敬，要么到中央，要么到地方，不矫情到凌晨不算完。我低下头，从这毫无用处的喧哗声中抽身出来，死盯着手机看，那上边的时间许久不变化一下，那上边一分钟慢似一世纪，那上边只写着永恒的四字：“中国移动”。我像从上课铃响起便开始憋尿的学生，坐立不安。许久，我又去想媛媛长什么样，却是什么也想不出，心下便有蚂蚁一行行，焦灼地爬。

正迷糊间，忽听副大队长从天上喝下来：老二，干什么呢？

我匆忙抬头，见红丝丝的肉片、肥硕硕的肉块和拦腰斩断的骨头，

正冒着欢腾的沼气，而张老已然夹好一块，要赏给我。一股呛水涌上喉间，可张老还在挑逗：闻一闻，很香的。

我闭上眼，生生把呛水吞了回去，张老嗤了一句，又去夹了三片，招呼大家：吃，吃。

大家说好，却只拨弄蔬菜，而张老早已将肉汁从唇间咬飞出来，我看得魂飞魄散，便又低头瞅手机，没有未接电话。我想把它恢复成鸣音，又怕不懂规矩。抬头时，张老又从碗内牵出一条肘子，大家唯恐被点名，埋头扒饭，个个把口腔塞得严严实实。

张老有礼送不出，忿忿地把肘子丢回碗内，那油汤猝然飞出，副市长已然控制不住，吐了，我们受领导启发，个个咕哝起来。张老大嗤：你们干什么公安？拂袖而去。我们面面相觑，不敢赔罪，不敢挽留，只愿他走快点，他一走，我们就自由了，就欢快地吐起来，有的吐完，觉得不到位，抬头看看腔骨的血盆大口，继续吐起来。

我擦嘴时看到同事揉太阳穴，便问：你白天不是收尸吗，怎么也怕？

同事说：白天收东西，晚上吃人啊。说完眼泪出来了，我也出了些眼泪。我想这样也好，牢坐完了，解放了。却不料副大队长扔掉餐巾纸，拍巴掌说：今晚通通加班。

我忽然厌倦起这工作来。我想应该甩掉背上的重量，咬断鼻前的缰绳，离开这永无解脱的轨道，撒开蹄子去过情人节，可是又有声音告诉我，你这是命，而且是条好命。

我想给媛媛说下，可是害怕这样是把自己丢在砧板上，任她劈头盖脸地剁。我想她打过来就好了，我的声音像生病一样，她或许就理解了。

我拖着自己，恍恍惚惚走向大队，冷不丁又被门口嘈杂的声音围杀

起来，他们揪我衣服，摸我头，给我下跪磕头。我张皇失措地说：往好里想吧。有个把粉底哭花了的中年妇女冲过来说：什么叫往好里想？我没工作，孩子要读书，怎么往好里想？

我想快步走进去，却不料她用手箍住我腿，我甩不是，蹬不是，只能干耗着听她梦呓。她大概说老公本应加班去了，厂里却说没去，本应上午坐电车回，也一直没回。我听得晕头转向，心想这样也好，就卡在这里，耗在这里，算死在这里。

那女子见我只是发愣，便苦苦哀求了：你带我进去看看，就是化成灰也认得。

我说：别多想了，明天，明天我们贴通知。

1998年2月14日晚—2月15日凌晨

进大队里后，手机总算响了，传来的却是副大队长的声音。他以为张老吃饭带我，就对我有好感了，就要我去服侍这九世的更年期。

我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来到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后，我坐成一个摆设。张老抽烟，喝茶，觉得口里湿了，又抽，根本投入在自我世界。有时痰哗地一声飞出，我还觉自己是容器。

张老开始划拨堆积如山的草图时，我想我画的现场图也在里边，他是要对这些图实现拼接。我走过去，鼓足好大勇气，说：这张好像应该拼在这里。

张老挥手说：走开。

我傻掉了，一动不动。张老又说：求求你走开行不行？

我这才像得到判决，走开了，但不知是该走到桌边，还是门外，便压着自尊心磨蹭，许久才敢落坐于门旁沙发。坐好后，我将手机设为静音，颤巍巍点上烟，心下伸出两只巴掌，不停抽张老的面颊。

张老的手机响过一次，张老吼道，你不打电话会死啊。然后将那东西一把拍到桌上。我战栗了一下，接着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这是所有人的问题。所有人都有问题，就说明你张老才是有问题，神经病。

后来，张老拿出尺、笔和白纸，画了几笔，揉掉了，如是往复，好似有了点进展，谁料副市长带队，亲自端西瓜来了。副市长说：不急这会儿，不急这会儿。

张老起身取了一片，一口吃掉，然后说：还要吃吗？

副市长脸煞白下来，找了个台阶，溜蹿而去。

人走了，张老就倒在椅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好似大富破产。许久，我才听到他说：严丝合缝的东西又破碎了。

我想我待在此地为何呢。我就是看手机，看来看去，还是中国移动。

我想，媛媛自己安排了，媛媛不在乎我了。而我呢？一直是她的囚徒。她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她不说，天下就黑暗了，我在夜雨中孤苦伶仃地走。

我恍惚觉得自己是暴怒的法官，手上提着皮鞭，围着媛媛走。我说，我给过你很多东西，比如钱，信任，以及任何的秘密，可是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着谁。我看到这个嘴角带血的烈士轻蔑地说：我为什么要说，我有什么好说的。我便被这轻蔑侮辱了，便想用刀剖开她的肝脏大脑，看看里边到底埋了什么真相。但这就是人类永远的遗憾，

你永远无法像知道自己想什么一样,知道别人想什么。别人就是城堡,媛媛就是城堡。在冥想的尽头,我扔掉屠刀,眼泪哗哗地跪下来,恳请城堡主人开恩,给我一个判决,要么让我活,要么让我死。

这样悲绝的字句眼见要冲出口时,我吓醒过来。张老像剪影僵立在灯光下,我想媛媛应该是睡了,今天不用多想了。

今天就这样了。

将近一点,张老才完工,他张牙舞爪了好一番,我才知是叫我。匆忙走过去,见桌上已摆好两张精密的电车复位图,火柴人或坐,或立,或躺,或蹲,一目了然,死15人,伤23,完全贴合。而且,以前我见过的示意图多是线标外奔,这些却是向里奔,向电车奔的,就好像尸体们沿着抛物线飞回去了。

张老说:怎样?

我老实巴交地说:像艺术品。

张老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张老说:两张图之间还是有误差的,炸点彼此差了一尺。我们差一个具体物证,有张草图上注明有螺丝钉,我已看过原物。这颗螺丝钉是哪里的,将决定炸点在哪里。现在,你打电话给公交公司,叫他们开辆同样的电车到桥上。

我说:现在?

张老说:当然现在。

是夜,一辆同品牌的电车开到被炸车旁边后,我们封锁好大桥,静观张老脚套塑料袋,手提电筒,在两辆车间来回奔波,不厌其烦。弄了有一刻钟,他说:电车上的螺丝虽然脱离,但基本能找到,就是倒数第二排连车座带螺丝一起飞了,说明炸点在那里。你们配钥匙,固定好钥匙,就能配另外一把了。道理一样。

说完，张老又找了两个刑警上新电车，让他们时而侧坐，时而正坐，时而蹲着，时而抱物，时而头垂，时而头歪，咔嚓咔嚓，拍下不少照片。我便想到美国大片的特技模拟了，我忽觉事情简单，但就是想不到。

回来后，张老改了改复位图，对着副大队长朗读：炸点距车地板 10 厘米，左壁 55 厘米，后壁 104 厘米，即倒数第二排单座右下方；爆炸物系硝铵炸药，炸药应为 10 公斤，现场未搜到导火索，但可考虑为导火索引爆，你们可查炸药来源；爆炸前乘客动作基本测出，除待在倒数第二排单人座的两位乘客有嫌疑外，其余人处于浑然不知状态，因此，嫌疑人应基本锁定这二人，就是第 12 号和第 13 号，你们可重点查访。

副大队长说：张老真神仙也。

张老说：罢了。

1998 年 2 月 15 日下午

我从混沌中醒来，已是次日下午。手机躺在沙发边，像是深藏不露的门房，将告诉我，这十余小时谁关心过我，慰问过我。我想显示屏上或许记载着 20 个、50 个、100 个未接来电。都是媛媛打来的，媛媛很焦急，平均十分钟打一次。我得赶紧回个电话去。

但那里空空如也。

我想欠费了，又觉不可能，心下便忽然来了大水。我就是在车上爆炸了，她也不会来看看尸体；就是埋在棺材里了，这婊子也不会来洒一滴泪水。

我想想还是拨过去了，电话嘟一下，歇一下，好像公布答案的倒计时。我的嘴唇哆嗦起来，我会跟她说什么呢，我甚至都怕听到自己的